

金瓶梅詞話



藝文書房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三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三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十圓

(自)

康德十年二月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二月五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印刷人 朱秉政
新京特別市日出町七ノ四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二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協隆印刷所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三册 目次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斷幽情……………九一七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慫恿尋文嫂……………九四〇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九五九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群僚慶參朱太尉……………九七七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斷幽情

終日思卿不見卿，
數聲寒角未堪聞。

匣中破鏡收殘月，
篋裏餘衣歛斷雲。

寒雀疎枝栖不定，
征鴻斷字嘆離羣！

玉釵敲斷心難碎，
想豫傷心記未真。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開拆了。」西門慶寫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脚卸下席繩松條，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裏，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有吳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起來！慌的早就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天不往衙門裏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裏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好打發回書與他。」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頭熬下粥等你來吃。」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纔頭披着絨衣戴着毡巾，逕走到花園裏，藏春閣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濟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春鴻便收拾打掃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裏燒下的地爐煖炕，地平上又安放著黃銅火盆，放下梅梢月油單絹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

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裏面筆硯瓶梅，琴書瀟酒。床炕上茜紅毡條，銀花錦褥，枕橫鴻瀉，帳挂鮫綉。西門慶捶在牀上，王經連忙向桌上象牙盒內，炷麝龍涎於流金小篆內。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那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那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篋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篋。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毡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篋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了。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晚了，鷄也叫了：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俺們就走不的了。我見天陰上來，還付了個燈籠，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來安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着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心上是那樣不遂！今早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打包寫書帳。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也謝；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

心照罷。」

正說着，只見王經掀簾子；畫童用彩漆方盒，銀扁雕漆茶鍾，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中。見白嫩嫩鵝脂一般，酥油飄浮於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在口裏，香甜美味，那消費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飽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辰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一吸而盡，畫童收下鍾去。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些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像我晚夕，身上時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昨日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我這兩日心上亂的，也還不會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

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多來會子，船已顧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撥下帳目，免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舖子裏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免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袖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

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本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置？」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此是祖役，還要當當餘了！」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官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付家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那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這一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氈，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敘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上來。四碟小菜，一碗頓爛蹄子，一碗黃芽菲州驢肉，一碗鮮州餛飩雞，一碗頓爛鴿子雞兒，四甌軟稻粳米粥。安放四雙牙筋，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你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經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葱白緞氈衣，蒲鞋絨襪。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去，韓道國起身去了。只有伯爵溫秀才在書房坐的。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可寫了不會？」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生看過，方可勝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信曰：

「寓清河養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碩德柱國雲峯老親丈人先生台下：自從京邸邂逅，數語之

後，不覺遠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以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贖儀，夢領贈款，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翁鈞前，當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炤亮不宣。外具揚州紗縐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付錦箋，彌封停當，用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

一回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揀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誰；王經說：「鄭春在這裏。」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

口而化，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內是什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揭開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搵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雙欄子，細撮古碌錢，同心方勝和穗，挑紅綾汗巾兒。裏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內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饑渴？留些兒與我見兒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够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材，或不像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纔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入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噴道：「他昨日你這裏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繩嘴箍了去，却不難爲哥的本錢了？」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廝提留在屋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經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上了合同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

宋請爹出去說句話兒。四

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搵合同的話。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經濟道：「不是。他有樁事兒，要央煩爹，請爹出去，親自對爹說。」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二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找還與老爹。有小人一樁事兒，今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交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人文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纏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影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鄰勸人供狀：說小人人文人在榜喝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牛路了。他兩人廝打，委問不管小人人文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裏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那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多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頭去罷了。只是分給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

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多是壬辰進士。」那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裏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我那裏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

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閒時不燒香，忙時走來抱佛腿。昨日哥這裏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裏與老爹領這銀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來老爹這裏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願小人！」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三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說他來說人情，哥你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難爲他了。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又是一個樣兒。黃四哥在這裏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多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老院裏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教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酌謝你老人家。不瞞你，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上下替

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攬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俺丈人便嫁了！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當下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顧，有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于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裏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要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去了！怪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釘螞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好來後邊取來？」于是拿出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麻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自財。」于是褪入袖中。到前邊遞與黃四搭連，約會下明早起身。

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觀那門外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罇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籠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

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是了。」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一碗黃熬山藥雞，一碗臊子韭，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爛爛羊頭，一碗燒豬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豬腰子；又是兩大盃玫瑰鷓鴣油潑麵蒸餅兒；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的！」伯爵道：「俚孩兒！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吃一鍾罷，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王經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材！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吃還剩下半盞，教春鴻替他吃了。令他上來，排手唱南曲。西門慶道：「咱們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撥出屎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了頭直撥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裏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是點水邊之發；這坡

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到猜的着！他娘子鎖日着皮子纏着哩。」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秀才道：「自古道：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懼了咱們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尿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上；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當夜溫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鷓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這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裏梅花雪裏開。好不好？」溫秀才道：「老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材，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鐘，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廳」：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酒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一碟菓餡餅，一碟頂皮酥，一碟炒栗子，一碟晒乾棗，一碟榛仁，一碟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波，一碟風菱，一碟荸薺，一碟酥油泡螺，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了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那精？」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

「待要說是梅蘇丸，裏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材過來，我說與你聽：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做衣梅。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橋藥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呷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蘇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的！」因說：「溫老先生，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那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揀了這幾個兒來供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相螺螺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見此物，不免又使我傷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裏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多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材，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陳經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鐘，次該西門慶擲骰兒。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打香羅帶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八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鐘！」于是流浣兒斟了一銀盞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吐子裏糞核解板兒，能有幾句兒！」春鴻又排手唱前腔：

四野彤霞，回首江山自占滌。這雪輕如柳絮，細似鷗毛，白勝梅花。山前曲徑更添滑，材中魯酒偏增價。壘墜天花；壘墜天花！滾平溝滿，令人驚訝。

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這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書房牆上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只顧留他不住。西門慶道：「罷罷！老先生，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够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黑，我也酒够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兒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罐衣梅，稍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

西門慶看收了家火，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所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門首彈了彈門；有綉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問：「供養了羹飯不會？」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入房中，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

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那房裏歇，連忙收拾伸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綉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櫬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攪掇奶子進去和他睡。

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也和你娘一般！你須要用心伏侍我，我看願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傷奴婢！拿甚麼比娘？奴婢男子漢已沒了，早晚爹不嫌醜陋，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夠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早晨起來，老婆先起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殷勤。把迎春綉春打薰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襖兒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叫小廝鋪子裏拿三疋葱白紬來：「你們一家裁一件。」以此見他兩三次打動了心；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和奶子老婆睡了一夜，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恥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好的攪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像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裁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們背地多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們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們閑帳。」金蓮見月娘這樣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起早，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專處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

來稟爺爹人來討回書。西門慶打發去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爺那裏下書來，擔擱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裏，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夥計，催本來保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信，稍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晨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份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分付來與買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四隻鮮雞，兩隻燻鴨，一盤壽麵；一套粧花緞子衣服，兩方綃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教王經送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前邊花園藏春閣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老爹旋行牌問章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後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對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多在裏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會供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下書年侍生雷起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裏？」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脚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窩在牀炕上睡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響，只見李瓶兒驚地進來；身穿穆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慄慄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裏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我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我人情，減了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特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他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來！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放聲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龐影射入書齋，正當卓午。追思起，由不的心中痛切。正是：

花落土埋香不見，
鏡空鸞影夢初醒。

有詩爲證：

殘雪初晴照紙窗，
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
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

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于是躡地進書房。上穿黑青迴紋錦對衿衫兒，泥金眉子，一溜撈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着紗裙，內襯潞紬裙，羊皮金滾邊。面前垂一雙合歡絞綉縐帶，下邊尖尖趨趨，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鬢，打扮如粉粧玉琢；耳邊帶着青寶石墜子。推開書房門兒，西門慶搖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嘆道：「不見你，原在這裏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儘瓜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我控着頭睡來。」婦人道：「倒只像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話：前日李大姐裝裱，你們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個緣故：上面他穿兩套遍地金緞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緞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裏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晚噴鼻子痒；饞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像俺多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顯念。此是想的你這心裏胡油油的！」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舌的。」金

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

忽聽來安兒隔籬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松牆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響；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

雪隱鶯鷺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裏！」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不告你說：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但是人家白日裏還好搗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陸續看他叫老娘去，打緊應實又不在家；俺家兄使了他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搗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着燈籠，叫了巷口兒上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材！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磔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若大前程官職，生個

兒子上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盤纏，自這兩日，媒巴剋的魂也沒了。應實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裏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裏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奈何，把他一根銀插兒與了老娘，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墮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却打發來好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盆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够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够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够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噴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

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裏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攔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去不多時，拿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多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開他。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

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定，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盡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日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發了眼。」伯爵道：「你春娥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不說兩個在書房中說話，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把玳安往返的事告說了一遍：「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去，從新開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了。只認十兩燒埋錢，罰了杖罪沒事了。」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裏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你不希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男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裏說話。

日說月娘在上房拿銀子與王經出來，只見孟玉樓走入房來，說：「他兄弟孟銳，在韓姨夫那裏，如今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裏坐着哩。爹在那裏？姐姐使個小廝對他爹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倒請的好；他爹纔通送帖兒來等着問他爹去，就討他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收拾了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會？他沒的話

說：「噫，我就忘了！和他說一回，應二來了，我就出來了。誰得久停久住，和他說話來？帖子還袖在袖子裏。」交我說脆幫根兒咬；早是沒甚緊勾當，教人只顧等着；你原來恁個沒尾八行貨子，不知在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會說！乞我訂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番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道：「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起身往川廣去也，在那邊屋裏坐著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悉把：「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借助幾兩銀子使罷了。」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兒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餽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就曉得春花兒怎麼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有眼兒。莫非別些兒？」一面使來安下邊請孟二舅來。不一時，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敘禮已畢，西門慶陪他敘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廝後邊看菜兒，於是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鐘筋，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

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

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等庫來。西門慶委付陳經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替他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睡哩；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多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裏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贖贖。」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別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伴長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火，走到李瓶兒房裏。陳經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多送疏。道家是寶肅昭成真君像；佛家是冥府第六殿，變成大王

門。外，花大舅家送了一盒担食，十分冥紙。吳大舅子家也是如此。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藥、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綉春請了後邊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擡出庫去，教經濟看着大門首焚化，不在話下。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再結來生未了緣。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慫恿尋文嫂

雪壓殘紅一夜凋，曉來簾外正飄飄；

數枝翠葉空相對，萬片香魂不可招。

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

欲將玉笛做遺恨，若被東風透綺寮。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和，宰了一口豬，一壘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雞，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救出孫文和來，舉家感激不淺！今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罷了；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也是一樣。」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羹擻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裏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下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這裏西門慶賞拾盒錢，打發去訖。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裏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到初五日李瓶兒斷七，教他請八家衆尼僧，來家念經，拜血盆懺

；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下他陪他吃茶。說：「大姐姐不在家，往嬌親家與長姐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見他，他還和你說話，好與你寫法銀子。」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因想着玉蕭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縱坐了胎氣；自從李瓶兒死了，反見西門慶在他屋裏，把奶子也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攪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裏無人處，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吃，尋頭男衣胞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來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不和他說。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各門上貼歡門吊子，諷誦華嚴金剛經呢，禮拜血盆寶懺；酒花米，轉念三十五佛明經，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打動法器，只是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和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門慶見帖兒笑了說：「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材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有。只請了我，李三哥相陪；又費事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鷓紵絲，兩疋京緞，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先生。」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够了。這個是你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裏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

「當日坐到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更天時分，方纔這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要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

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西門慶家，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經錢他多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這咱裏未曾念經，經錢寫法，都找完了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縹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攔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裏喃喃啞罵道：「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轉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攬掉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襖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曠去了。看官聽說，似這樣緇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恥已喪，假以慈悲爲主；一味利慾是貪，不管墮業輪迴，一味眼下快樂。哄了一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戶動情妻。前門接施主檀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爲證；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圖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盜的新緞帽，沉香色襪褲，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喘，說：「這天也有晌午，咱也好去了。他那裏使人邀了好幾遍了，休要難爲人家。」西門慶道：「咱今邀幾軒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書童兒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赤道有要沒緊望朋友，多咱來？倒沒的誤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漫，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轎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走着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廚下整治酒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跟從許多人。西門慶冠冕出來迎接。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鷲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敘其間闊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過于非望？老先生此今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叨承科甲，處在下僚。若非蘇老

先生擢舉，備員冬曹；謬典水利，奔走湖湘之間。一年以來，王事匆匆，不暇安臥。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闕折橋，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北南河南，陡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沒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自有才猷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勅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定畢，皇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告。還要往黃秦宇那裏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跟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放了桌，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多是頓爛下飯。雞蹄鵝鴨，鮮魚羊頭，肚肺血臟，鮮湯之類。純白上新軟稻粳飯，用銀廂甌兒，盛着裏面，沙糖榛松瓜仁拌着飯。又小金鍾暖斟來釀。下人俱有攪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

回到廳上，解去了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未回家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裏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門頭都躲過一邊，只該日俳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兒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

兒，帶着海獺臥兒兒，一窩來杭州攢翠重梅鉤。見油頭粉面，打扮的花仙也似的，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鴛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插燭也似的磕了頭。正頭安設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兩個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裏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多回去。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家裏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工部安郎中來拜，留馭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茶上來，愛香兒拿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裏。」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還有客人來。」吃畢茶收下盞托去。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多花枝招颯綉帶飄飄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多問了名姓。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只見鴛子上來說：「只怕老爹害冷，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獸炭，頻加蘭麝香霞。只見幾個青衣圍社，聽見西門慶老爹進來，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的玳安兒，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唬的衆人一溜煙走了。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空着溫秀才坐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盤堆異品，花插金

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纔選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通橋巾，身穿綠雲襖，脚穿雪履，絨襪，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窗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鐘筋，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黃芽韭燒賣八寶攪湯，薑醋碟兒。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端的酒斟綠蟻，詞歌金縷。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二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裏，使了吳惠和臘梅送茶來了。」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裏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裏面，吳惠臘梅先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與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栗絲，鹽笋芝蔴，玫瑰，香茶。西門慶問銀兒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伶俐，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一般了。」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裏。」說笑中間，廚下割獸豕蹄一領；又是四碗下飯，羊蹄黃芽臊子並，肚肺羹，血臟之類。妓女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的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

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帶着白繡紗鬢，珠子簪兒，翠雲釧兒，周圍撒一溜小簪兒。耳邊帶着金丁香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收花眉子。下着紗絲縐袖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段雲頭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多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了：來到就教我惹氣！俺們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們搵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那裏哥兒你行頭不好麼？光一味好撒？」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連忙放鍾筋，西門慶見了帶着白鬢髮，問：「你帶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帶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帶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鴛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鴛子叫月娘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兒，與銀姐烤手兒。隨即添換熱菜，打發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筋兒，和西門慶攀話。因拿起鍾兒來說：「爹，這酒寒些，從新折了，另換上暖酒，鄭春上來把伯爵衆人等酒。」都斟上巡過一巡，吳銀兒便問：「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們茶。」吳銀兒道：「好說。俺們送了些粗茶，倒教爹又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要不一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娘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衆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

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們多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裏孤孤兒的，心中也想？」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們說的只情說，把俺們這裏只顧趕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們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攬掖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傍，擺着火盆，合着聲音。啓朱唇，露皓齒，詞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落索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酬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臥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蹀場，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屎，仙人指路，靠背將軍，柱夜對木，伴哥隨他揀着耍。」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這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裏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姨兒，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內不自在，吃半鍾兒罷。」那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不，他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我方吃這鍾酒兒。」伯爵道：「溫老先生在這裏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于是奈何不過直撇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整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敢無禮傷犯月姨兒？再

不敢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那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姊了！」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杯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酒。」於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挾灌撒了我一身酒。我老道，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亂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色掌燭上來。下飯添換，都已上完，下邊玳安琴童，畫童，應寶，都在鴿子房裏放桌兒有湯飯點心酒餚管待。須臾拿上各樣菓碟兒來。那伯爵推讓溫秀才，只顧不住手拈放在口裏。一壁又往袖中櫛。西門慶分付拿個盤兒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兒那邊來。」於是西門慶與吳銀兒，用十二個盤兒揀紅。下邊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叫呀。酒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揀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精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揀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裏火砲，紋錦對衿襖兒、鶯黃杭紬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兔兒，越顯的粉嫩雪白的臉兒，猶賽美人兒一般。但見：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鳳目半彎藏琥珀，
朱唇一影點櫻桃。

露來玉笋纖纖細，
行步金蓮步步嬌；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這西門慶一見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鴛鴦連忙叫了盥，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也跟來伺候。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回到房中，戶中又早月窻半啓，銀燭高烧，氣暖如春，蘭麝馥郁，牀畔則斗帳雲橫，絞酒鑿設，於是脫了上蓋底下白綾道袍，兩個在牀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裏，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着禁節兒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是我口裏一個個兒噉的，汗巾兒，是我悶着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子，說應花子倒噉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頭，我見他平時兩把搥去，噉了好些，只剩下不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爹謝爹的衣襟，媽看見吃了一個兒，喜歡的要命的。他要便撥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賠死了。當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內嚼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了。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又問：「爹，連日會柱姐來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裏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

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裏！」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會罷。若說了，顯得姊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摟着他脖子說：「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走人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拗了俺們走在這裏說體己話兒？」愛月兒道：「纔；好個不得人恁，怪訛臉花子。猛可走來，說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裏，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牀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裏，儘着搗，」于是不由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鴛鴦雪白的手腕兒來。帶着銀鐲子，猶若美玉，尖溜溜十指春葱，手上籠着金戒指兒，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的肥一般。」愛月兒道：「怪刀割的，我不好罵出來的，」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的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籠道子門關一面關上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子女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子是孫錫錢；踢行頭白回子，沙三，日逐嫖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王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裏使錢使沒了，包了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恁小淫婦兒！我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呪，恰好只哄我！」愛月兒道：「爹也別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

在懷裏，用白綾袖子，兜着他粉頰，搵着他香腮；他便一手拿着銅絲火籠兒，內燒着沉速香餅兒，將袖口籠着爐裏身上。便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望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問：「我的兒，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端的甚門路兒？」鄭愛月悉把「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送外賣假托在個姑姑庵兒打齋。但去就他，說謀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兒，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兒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月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攙着粉頭說：「我的親親，我又問你怎的曉的就裏？」這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遍，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衙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的貨！麻着七八個險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耐殺我罷了。只好樊家百家奴兒接他，一向董金兒也與他丁八了。」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是原梳籠我的那個兩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裏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貓遞狗，幹此勾當。」這西門慶聽下，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每日我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

調鬧就來。」愛月兒道：「爹你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兩日間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慙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攜手來到席上。吳銀兒便守着，對愛香兒挨近，癸軒正搗色猪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多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一般的把俺們丟在這裏，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們說句話兒，有甚麼閑勾當了。」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謊已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鐘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掩口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駑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愁消兒，俺們會唱。」于是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個詞兒，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又唱道：

問爾丫鬢，欲鑄黃金拜將壇；莫通明曉寄與書生，雲雨巫山；重門今夜未曾拴，深闌特把情郎盼。夜靜更闌，更闌；偷花妙手今番難按。

吃畢，西門慶令再斟上。鄭香兒上來迎西門慶；吳銀兒迎溫秀才；愛月兒迎伯爵。鄭春在傍捧着菓來兒，又唱道：

夢入高堂，相會風流窈窕娘。我與他同携素手，共入羅幃；求結鸞鳳，靈犀一點透膏肓，鼓輪
·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今宵一刻，人間天上，

唱畢，又叫呀酒。愛月兒却轉過捧西門慶酒；吳銀兒遞伯爵；鄭香兒遞溫秀才，并李三黃四，從新斟
酒。又唱第四個，

春暖芙蓉，鬢亂釵橫寶鬢鬆。我爲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美情濃。腰肢無力眼朦朧，深情
自把眉兒縱。兩意相同，相同百年恩愛借鸞鳳。

唱畢，都飲過。西門慶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
叫上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奉，鄭春，每人三錢。攬撥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
錢。俱磕頭謝了。黃三再四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
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兒，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自不肯坐。」西門慶道：「
你們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李三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
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磕頭，說到：「爹到家，多頂上火娘和衆娘們；
俺們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們閑了去作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
門慶下臺基鄭家鴛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
一道米飯兒，未會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不是還坐回兒；許多事在身上，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

有勾當。教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死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留下，我就算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裏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陪應二哥再坐坐，我先去罷。」于是多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趁上轉一徑揚聲，說道：「我頭裏說的話，爹你在心些！知道了法不待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又道：「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多上覆娘們。」那吳銀兒說：「多上覆大娘。」伯爵道：「我不好說的，賊小淫婦兒們，都攔行奪市的稍上覆，偏我就沒個人兒上覆。」愛月道：「你這花子遍一邊兒，」那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耍了三更方散。黃四備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西門慶賞賜了三四兩，俱不在話下。

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挑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飯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天多咱來了？」玳安道：「小的舖子裏

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堂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我今早晨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呵呵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裏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裏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問了他快去。」玳安到後邊吃了飯，走到舖子裏問陳經濟。經濟道：「尋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找尋他去。」經濟道：「出了大東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裏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著個姑姑庵兒，傍邊有個小衙門兒。進小衙門，往西走，第三家豆腐舖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封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這玳安聽了，說道：「再沒了，小驢匠跟着香的走，鎖碎一浪湯，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經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轆子，兜上嚼環，壓着馬臺，望上一驅，打了一鞭，那馬咆哮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運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由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就是座破石橋兒，裏首半截紅牆，是大悲庵兒，往西是小衙門。北上坡挑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晒馬糞，玳安在馬上便問：「老媽媽這裏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封門兒就是。」玳安到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封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兒，叫道：「文媽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嫂兒開了門，便問道：「是那裏來的？」

玳安道：「我是縣門外提刑西門老爹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媽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家來的，便讓家裏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裏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裏會中倚記罷，進香算帳哩。半日拿了鐘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裏，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媽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剛纔回說我不在家了！教我怎的回俺爹話；惹的不怪事？」文媽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你到家回聲兒，我今日家裏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往宅內去罷。」玳安道：「分付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不知你在这咕溜搭刺兒里住，教我抓尋了個不發心。」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宅內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希罕俺們丫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豈兒爆，我猜見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裏見了俺爹，他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玳安道：「原來等你會茶，馬在外邊沒人看，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裏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如今還要往府裏羅同知老爹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會見哩。」這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豆腐舖裏

驢子，借俺院兒裏喂兒。你就當我的驢子？」玳安道：「我記得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爲了場事，把舊房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處。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那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兒，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聽。你什麼好物件兒？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得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惹的爹說？你上馬咱兩個騎着罷。」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豆腐舖子裏驢子騎了去，到那裏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等還好。」說着，一面教文堂，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還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

欲向深闈求豔質，
全憑紅葉是良媒。

有詩爲證：

誰信桃源有路通，
桃花含露笑春風；

桃源只在山溪裏，
今許漁郎去問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信手烹魚覓素音， 神仙有路足登臨。

掃塔偶得任卿萊， 彈月輕移司馬琴。

桑下肯期秋有意， 懷中可犯柳無心。

黃昏誤入銷金帳， 且犯羔兒獨自斟。

話說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裏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悉把尋文嫂兒，小的叫了來在外邊伺候着。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裏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兒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忙。」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裏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多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話兒。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翁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多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裏不認的？」文嫂道：「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約花草。」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件事兒央煩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了五兩一定銀子與

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却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裏，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最密。就是往那裏去，主大轉伴當跟着，喝有路走，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原在人家落腳，這個人說的訛了，到只是他家裏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說，若是小媳婦那裏，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在頭上，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還自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綉段你穿，你不收，阻了我。」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怎的，上人着眼風，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話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裏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裏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猴孫兒，隔牆掠篋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于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去直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到家待了茶，冠冕着同往府裏雜同知，名喚羅萬像那裏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

裏，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倚靠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嫂兒帶進香去便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環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裏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裏，通不顧，如何如何！」又問：「三娘怎的不見了？」林氏道：「他還在房裏，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干人，三爺收心，也不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定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你有話只願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段子舖，生藥舖，絹綉舖，絨線舖，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舊主；霍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用連阡陌，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球，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折

白這字，腹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響譽人家，根基非淺，又三爹在武舉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會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且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爹不但給識他，來往相交，只央免他，把這干人斷開了。」使那行人打攪，道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

看官聽說：水性下流，最是女婦人。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情實已開。便向文嫂兒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生好遽然相見的。」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免老爹，要在提刑院選狀，告那起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私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訂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前後，走來西門慶宅內。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家中無事，正在對門房子裏書院內坐的。忽有玳安來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內坐，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裏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教二人自在說話。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行特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綉段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已後，街上人靜了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

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而去，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間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迎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點燈以後，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遠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荐，早晚看守後門閉門閉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腳做眼。文嫂在他屋裏聽見外邊彈門，連忙開了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裏等的西門慶下了馬，帶着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裏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裏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拴，由夾道內進內，轉過一層葦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兒。少頃，見一丫環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而入。只見裏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邪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就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鬚鬚短些，傍邊列着鎗刀弓矢。迎門硃紅匾，上書「節義堂」三字，兩壁書畫丹青，琴書消酒。左右泥金，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勳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文嫂從裏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裏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

裏望外觀看西門慶，身材凜凜，語話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衆。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裘，腳下粉底皂靴，上面綠剪絨獅坐馬，一溜五道金鈕子，就是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鶻鴉，也是個快鬪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見他一見兒。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人房中。但見簾幙垂紅，地屏上毡毯匝地，麝蘭香霧，氣暖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妝花段子鶴筆，大紅宮錦寬襖裙子，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內的菩薩。有詩爲證：

面膩雲濃眉又彎，蓮步輕移實非凡；

醉後情深歸帳內，始知太太不尋常。

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敘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坐的。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儀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名喚芙蓉，紅添丹盤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丫鬟接下盞托去。文嫂就在傍開言，說道：

「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樁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家中有幾個奸詐不級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贖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爭奈妾身未曾出閨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灑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言謝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何等人家，令郎兩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極聽信遊手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吩咐，學生到衙門裏，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令郎分毫亦可戒論，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轍，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言來語去，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棄兒攜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會具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準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環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泛辛羔。林氏起身捧酒，西門門亦下席說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你且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呵呀，早是你說，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

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勸勞，大人厚意。」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餚，熬爛下飯，煎燂鷄魚，烹炮鵝鴨，細巧菜蔬，新奇菓品。傍邊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胆，看看飲至蕙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咐：「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招宣府裏，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人行走，便與我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這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須該取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到當日果然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日念，張小間，聶鉞兒，何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日念名字多抹了。分付：「只勸這小張間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裏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多埋伏在後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

來，「衆公人把小張閒，弄錢，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日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兒，藏在李桂姐床身下不敢出來。桂姐一驚，唬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裏動人，白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鴛子，又恐怕東京做公的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攔撥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緝捕把小張閒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響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始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裏，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一左右扞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正在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天京中含親崔中書那裏書來；衙中投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天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峯，他那裏臨風近，打聽打聽消息去。」西門慶道：「長官至見甚明！」即喚走差答應的人來跪下，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去南河拿俺兩個拜帖，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爺那裏，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會；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戴土范陽毡笠，結束比裝，討了疋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起身回家。

却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省恐，更不量今日受這場虧，那裏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六黃太尉那裏下來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裏消息，怎肯

輕備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鑲匠。能不過架兒！」弄錢兒一口就說道：「你們多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們熬氣。正是龍鬪虎傷，苦了小張。」小張閉道：「列位到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們頂缸了。」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問道：「怎的不拿老婆？」弄錢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們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裏，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顯然來了。如今住李桂姐兒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的？腿爛爛的便罷了，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來來去去，轉彎抹角，逕入拘欄。李柱姐家見門關的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問道：「是俺們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話：「他從那日半夜就往家去了，不在這裏；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宅內，逕入他客位裏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謔得躲入房裏，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裏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裏夢裏，剛才提刑院打了俺們，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撲起腿來，與永定勸：「教他進裏面去說此事，爲你打的俺們有甚要緊。」一個個都倚在板橙上，擊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却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

日，見外邊衆人等的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們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裏使小廝叫他去。」小張問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不然這個癩子，也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們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們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謔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慶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自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那文嫂只把眼睛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他央及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與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令放也不知

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們，本等三叔，往床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們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過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由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當時衆人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就說句話，恁有南北的話兒。俺們也不恁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爲俺們自做出來的事也罷，你倒帶累俺們，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自曉道理的，你出來，俺們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們，這事情也要銷微。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們說的是，你們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們，你們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甘苦。不瞞文媽說，俺們從衙門裏打出來，黃湯兒也還沒會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廳，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備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說話。」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來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櫃子門，使小廝請王

三官進去。大廳上左右忙掀暖簾。見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喪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呀，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禮，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讓了兩禮。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見西門慶廳上錦屏羅列，四壁掛四軸金碧山水，座上銷着綠錦段廂嵌，貂鼠椅座地下氈氍匝地，正中間黃銅四方水磨的，翹目爭輝，上面牌扁，下書「承恩二字，係米元章妙筆。觀覽之餘，似有邵清而寧之貌。向西門慶說道：「小姪前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席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這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井，一殿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恥，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有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裏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夾你去。」王三官道：「還是要小姪如此這般。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稱罵喧嚷，索要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前來老伯這裏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是理。」因說道：「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裏去攪。」把禮帖與王三官收了：「賢契請回，我也

且不留你坐，如今即時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踵門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服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裏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裏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鐐子。謊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得好事，把俺們禮在你家，倒把鋤頭反弄俺們來了。」那個排軍節級，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了甚麼名人，到老爺根前哀告，討你那命正經，」小張闖道：「大爺教導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都張着手兒要錢，纔去替他稟。衆人不免脫下襠，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如何指稱我這衙門，往他家誹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取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閑等，只顧在下叩頭哀苦道：「小的並沒誹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小的們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小的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起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惡，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裏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們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裏去，冬寒時月，小的們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

光棍；我道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安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裏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出去罷。」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走。正是：

敲碎玉龍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個是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他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噴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腳里人兒，又告我說，教我昨日差幹的事，拿了這千人到衙門裏去，都夾打了。不想這千人，又到他家裏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的情，只恐衙門中要他，他從來沒會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詐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再不纏他去了，人家倒運，偏生出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功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自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弄。把他娘子頭面都拿出來使了，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會溺胞尿，看看自家。乳兒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裏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什麼兒，還要禁的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小廝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裏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暖爐炕傍椅上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喘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

謝二哥那裏，怎的早就起身。」西門慶道：「第二日我還要早起衙門中，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們閑人兒，」伯爵又道：「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動了，把小張因他們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裏，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材，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裏，敢是周守備府裏。」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裏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繇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驕的這兩日睡倒了，還沒會起炕兒裏坐。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動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個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避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不告我說。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驪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多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了，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脚裏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端切的；的有

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材，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多抹了，只來打拿幾個光棍。」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稱謊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還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呼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大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爺瞧。」那王經向房子裏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晚生王來頓首百拜」。伯爵見了，口中只是極口稱贊：「哥的那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們，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你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裏。」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出來見他，只答應不在家。」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疎淡了。

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綠楊芳草爲何人。

有時爲證：

離這天台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

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僚庭參朱太尉

昨夜西風鼓角喧，曉來降凍怯寒粘。

茫茫一片渾無地，浩浩四方俱昇天。

綺壁凄涼宜未守，霸陵豪傑且停鞭。

陽春有脚恩如海，願借餘溫到客邊。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

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不遲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略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捉察稽察觀察，典牧壘畿，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按冊籍祖職世襲轉陞功陞陞陞納級等項，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當下該部詳議，黜陟陞調降革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科按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專力致忠。公子考覈；委所同井內外屬官，各據冊籍，博協輿論，甄別賢否，皆出聞見之實，

而無偏執之私。足見本官，仰扳天顏之咫尺，而存體國之忠謀也！分別等第，獎勵淑慝，井井有條；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啄。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庶考覈明，而人心服，冒濫革而官箴肅矣。奉欽此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異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爲，英偉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紊，司法令而齊民咸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等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幹濟有法，泰嚴亡度，可加薦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間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罹軟尤甚，可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定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僉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銀獄，以承天眷，朕心加悅。你們既效有勤勞副朕事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塌開，你那裏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鞏，

鄭居中，高球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勳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燿太傅，鄭居中高傑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裏蔡攸，還蔭一子，爲殿中監，國師林靈素胡知朕叩宣佑國宣化，遠致神譚，北伐虜謀，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眞達籙玄妙先生。朱勗，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加；勗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爲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熙，着直延福五位官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千戶，俱見任管事。禮部尙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尙書余深，工部尙書林抒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裏。巡撫兩浙浙東都御史張闡，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浙東都御史尹大諒，朱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臬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督將王佑等，尙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五兩。校尉昌玉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衙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着請書盒兒來，內安泥金摺，初十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到，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至令節

見朝引奏謝恩，毋得違慢，取罪不便，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回手本打發來人回去，不在話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裝，備辦贐見禮物，不日約令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來赴席，如此這般，上京見朝謝恩去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待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馱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那邊，夏壽跟隨，兩家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趕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旅邸。正是：

意急欲搖青毡帽，
心忙牽碎紫絲鞭。

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來，依着西門慶分別，他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請往他令親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道及寒暄，契闊之情，拂去塵土，坐上茶湯已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誰有鐵基，不如待時。」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名分使然，不得不早。」言畢彼此笑了。一時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

飯。無非是菓酌餽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棧中書宿歇，不題。

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裏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領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相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趣，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的，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綵織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體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交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當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箇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與嶽新益，上清賢籙官，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老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誤了你們勾當，遇老爺閒，等我替二位裏，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若是這等又好了。」因問：「親家那裏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于是款留，令左右再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俺們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大人如今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衙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

畢，一同好領剖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你曉的我還等冬至郊天畢回來，見朝如何。」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畢，還要排慶成宴；你們原等的，不如你今日先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剖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克當。」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去，那等囑了，大凡事謹密，不可使同僚們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夾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感不管鹵簿，仍以指揮職啣在任所，掌刑三年，況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太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了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根前維持，回倒了林真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會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這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嶽中家書家，一面差賚四鴻臚寺報了名。

次日見朝，青衣冠帶，同夏提刑進內。不想只在午門前謝了恩出來，剛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慶老爹？」賚四問道：「你是那裏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腳下粉底皂靴

縱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大人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都是明窗亮榻，裏面籠的火暖烘烘的，桌上陳設的許多桌盒。一面相見，作了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內府匠作，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男何永壽，陞授金吾衛左所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公公！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金漆硃紅盤，托轎上茶去吃了。茶畢，就揭桌盒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筋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麼餚，彙攬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敢當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老太監承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靜。」何太監道：「大人好道，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識得一腿，恐有不知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去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裏？我教做官的先生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

此間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他還等着你會同一答兒引奏，當堂上作主進了禮，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衙參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這不敢與他同行，讓便先上馬，夏延齡那裏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與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道；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差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日逐望長官早晚家中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感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徐內相房子。後邊又蓋了一層，收拾使了二百兩，如今實原價也罷了。」西門慶道：「堂尊說與我，有人問我好回答，庶不誤了。」夏延齡道：「只是有累長官費心！」

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還與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贊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

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回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整衣迎接出來，穿着五彩粧花玄色雲絨獅補員領，烏紗皂履，腰繫玳瑁蒙金帶。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塗朱。趨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西門慶陞階，左右忙去掀簾，呼喚一聲，奔走後先應諾，二人到廳上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揭開段盒，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邊承光顧，兼領厚儀，所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頂頭還禮，說：「小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愛，蓬蓽光生。」今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兒，都是鹿皮坐褥，分賓主坐下，左右捧上茶來。何千戶躬身捧茶，遞與西門慶，門慶亦離席交換。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裏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見長官尊帖下願失迎，不勝惶恐！」何千戶道：「不知長官到，學生拜遲。」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龍溪今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問畢，何千戶道：「今日與長官計議了，咱們幾時與本主老爹見禮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們先在衙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長官如此說，咱們明日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廂玉條環；各金華酒四罇。明早在朱太尉宅

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是預備飯食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人飽盃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禮物，伺候已久。那時正值朱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壇視牲去回，各家餽送賀禮伺候，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的鐵桶相似。何千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午饗就來通報。一等等到午後時分，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頭一廚役跟隨茶盒攢盒到了，半日纔遠遠牌兒馬到了，衆官都頭帶勇字鎖鐵盔，身穿摟添紫花甲，青紵絲團花窄袖衲襖，紅綃裹肚，絲纓皮挑線海獸戰裙，脚下四縫着腿黑靴，弓彎雀畫，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橫担銷金令字藍旗。端的人如猛虎。馬賽飛龍，須臾一對藍旗過來，夾着一對青衣節級上，一個個長長大，擗搗搜搜。頭帶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腳上乾黃皮底靴，腰間懸繫虎頭牌，騎在馬上，端的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須臾三隊牌兒馬過畢，只聞一片喝聲傳來，那傳道者都是金吾衛士，直場排軍，身長七尺，腰闊三停，人人青巾桶帽，個個腿纏黑靴，左手執着藤棍，右手潑步撩衣。長聲道子一聲喝道而來，下路端的失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靜。頭道過畢，又是二道揸手；揸手過後，兩邊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緝捕，皆身腰長大，都是寬腰大肚之輩，金眼黃鬚之徒。個個食殘類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對青衣後面，轎是八臺八簇，肩輿明轎，轎上坐着朱大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四指荆山白

玉玲瓏帶，脚靴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輪，頭帶貂蟬，腳登虎皮踏。擡那轎的，離地約有三尺高，前面一邊一個。相抱角帶，身穿青紵絲。家人跟着，轎後又是一班兒六面牌兒馬，六面令字旗，緊緊圍護，以聽號令，後約有數十人，都騎着寶鞍駿馬，玉勒金，都是官家親隨堂案書辦書吏人等，都出于榜養時話，驕自己好色貪財，那曉王章國法。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擡下，喝的人靜迴避，無一人聲噉。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根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咚咚鼓來響動，原來本尉八員太尉，堂官見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力，都各備大禮在此，治具酒筵，來此慶賀。故此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勳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響，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大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尙書張邦呂，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尙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偓，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惟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呵殿宣儀，行仗羅列。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提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寶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都穿大紅，頭帶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

都有金幣尺頭禮物，少頃裏面樂聲響動，衆太尉插金花，拿玉帶，與朱太尉把盞遞酒。樽下一派蕭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在三台，赫赫公堂，豈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渴定戟拔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猶聽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食擁半牀翡翠，枕歌八寶珊瑚。時間浪浪玉叮咚，特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傀儡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逍遙，盡是侯門戚里，雪兒歌發，鼗聞鬪曲三千，雲母屏開，忽見金釵十二。鋪荷葉，遊魚沼內不驚人；高挂籠，嬌鳥簾前能對語。那裏解調和變理，一味趨趨逢迎！端的笑談起干戈，吹噓誇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准此盡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當朝無不心寒，列土爲之屏息。正是：

釐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簪纓琵琶，方響箏篋，紅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端的餘音遶梁，聲清韻美，唱道：

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

（滾綉毬）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圖求謀，多只爲一身之計；縱奸貪，那裏管越瘦吳

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令必危殆；量才喜親小輩。只想着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子深瞞昧，致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恢恢。

（倘秀才）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那裏肯效忠良，使萬國雍熙。你只待顛倒豪傑把世迷，隔靴空痒揉，久症却行醫；滅絕了天理。

（滾綉毬）你有秦趙毒，指鹿心屠岸賈，縱犬機待學漢玉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臍。但行動絃管，隨出門時兵仗圍，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張威，望塵有客趨奸黨，借劍無人斬腰賊。一任的恣狂爲。

（尾聲）金甌底下無名姓，青史編中有是非。你那知變理陰陽，調兒氣；那知盜賣江山結外夷，枉辱了玉帶金魚挂蟒衣，受祿無功愧寢食。權方在手人皆懼，禍到臨頭悔後遲。南山竹罄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遺。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擺公案，就在當廳，一張虎皮校椅上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吏書人等，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諷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有首領，具手本呈遞。然後纔傳出來叫，兩准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換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擺進禮物

去；管家又早將何太監拜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這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
皆廠廳，歇山轉角滴水重簷，珠簾高捲，上週圍都是綠欄杆，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
執金吾堂，斗大小四個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緝訪密之所，常人到此者處斬。兩邊六間廂房，
增輝寬廣，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太紅，在上面坐着。須臾叫到根前，二人應諾墜階，到滴水簷前，躬
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分付：
「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裏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
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攙担出來，正要走，忽聽一人飛馬報來，拿宛紅
拜帖，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軍牢喝道，人馬圍隨，填街塞
巷。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臨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
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都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良久等了賁四担出來，到于僻
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纔騎上馬回寓。正是：

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

看官聽說，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爲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比
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爲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爲證：

權姦誤國禍機深，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深誅何足道？奈何二聖遠蒙塵？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
通志



卷之七